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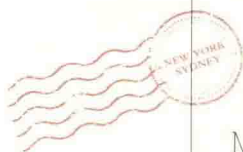
DEAR FRIEND

一半纽约，

一半悉尼

New York
Sydney

Mika & April 著



to_



Mika:

纽约住着那么多人，
每个人却如同透明一般。

April:

悉尼海关一线，
走入这幅画的却终究是别人。

明信片背面是太平洋，与纽约无联系。
明信片正面的世界如此复杂，
明信片上只留下你，和这城市最繁华的夜景。
明信片背面是太平洋，明信片背面是太平洋。
明信片背面是太平洋，明信片背面是太平洋。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一半纽约，

一半悉尼

New York
Sydney

Mika & April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Dear Friend: 一半纽约、一半悉尼 / Mika, April
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1
ISBN 978-7-5354-8618-9

I. ①D… II. ①M… ②A… III. ①书信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16812 号

责任编辑: 程华清 孙 琳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异一设计

责任印制: 左 怡 刘 星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970 毫米×640 毫米 1/16 印张: 13.25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68 千字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序

Mika: 纽约住着那么多人，每个人却如同透明一般。

April: 悉尼海天一线，走入这幅画的却终究是旅人。

Mika: 离开家是因为不想在温室里一直停滞不前。我需要动力激励。

April: 泡在留洋的大染缸里，我们享有了最昂贵的自由，却早已不知不觉被它禁锢。

Mika: 喜欢的人不出现，出现的人不喜欢。

April: 他跟我求婚了。I know it's now or never. (除了现在更待何时。)

Mika: April, 有时我在想，在这场人挑人、人吃人的爱情游戏中，你还没上战场就赢了。

April: 做了别人的妻子，自由的灵魂也如早开的花般早谢。追不上你周游的脚步，我却仍憧憬那颗冒险的心。

Mika: 现在的我非常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光，至少在我遇到合适的人之前，我要好好占有我自己。

April: 亲爱的，你能想象吗？一个崭新的生命从我身体里分裂出来，却仿佛带走了我的生气。而我也将不再属于我自己。



Mika: I feel that my bestie was taken. (我觉得我最好的闺蜜被抢走了。)

April: A part of me envied u indeed. (一部分的我真的好羡慕你。)

Mika: Dear friend, 你便是我。

April: Dear friend, 我就是你。

世界上一定有另一个我，过着我想要的生活。

关于 Mika和April

小时候，她们是形影不离的双生花。喜欢同样的明星，同样口味的零食，同样品牌的运动鞋，聊着同样的“长大以后”的梦想。朋友们都叫她们 twins（双胞胎），这默契已然潜移默化地滋生。她们说彼此是对方的复刻，她们说要永远不分开。

成年了，她们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轨迹。同作为第一批 90 后留学生，同毕业于世界排名前 50 的名校，Mika 蜕变成自由如风的纽约客。她吐着轻盈的烟圈，涂着鲜红的嘴唇，飞向世界各地旅行，结识不同的男人，却越来越不相信爱情。她的履历表写满漂亮的资质，她把高压和孤独置于常态。她疯狂爱着纽约的盛气凌人、八面玲珑，也被这 concrete jungle（钢筋丛林）折磨更甚。

而 April 却迅速从长征中跑出，早早在悉尼安了家。她在研究生毕业之际也完成了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，好像颠沛流离已被幸运之神规避。早起买一杯 flat white（“澳洲白”咖啡），周末去海边散步，她感激也习惯了澳洲的慵懒惬意，却从未有过真正的归属感。她是被人疼爱的小女人，是名副其实的辣妈，是所谓被羡慕的样子，却也默默祭奠着从



此被禁锢的青春。

她们相隔着太平洋，作息日夜颠倒，生命向不同的世界开出花朵，却仿佛还是像小时候一样交换着彼此的故事。她们羡慕也心疼着对方，但更感激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，代替彼此体验着必须舍弃的人生。

目录

序	1
关于 Mika 和 April	3
第一章 2012 fragments 记忆碎片	1
第二章 2013 transformation 蜕变.....	47
第三章 2014 to be continued 未完待续	151

第一章

2012 fragments 记忆碎片

{ From Mika }

纽约，纽约

2012.05.30 纽约

Dear April,

纽约，对于每个纽约客来说，故事开始的版本都是不一样的：

每个我住过的城市，不仅仅有混凝土钢筋的大楼，或是几百万栖居的居民。每个城市都带着自己的灵气，有着不同的个性，用自己的方式孕育着千万个相似的灵魂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到处游荡，走遍世界各国的大街小巷，从南到北，不想错过一块砖瓦，一道美食。就像很多诗人的感触一样，我总觉得，每座城市都是女人。

巴黎看起来像一个年长的女人，高贵典雅，历经世事，带有她自己的韵味。她总是对世人不屑一顾，她固执地嘀咕着法文，慢慢抿着手中的红酒，却不忘和周遭的男人调情。她一身黑白的搭配简单明了，却完全不失品位。她总是笑着给我各种未来的承诺，却一转头忘记我的名字。也是，对于她来说，我就只是一个过客。

麦迪逊，穿着围裙，手上端着烤了一天的派，一口一句“亲爱的，饿了吗？快多吃点吧”。她是我见过最朴实纯真的女人，也有可能所有美国中部的女人都这么善良。她总是说她是美国的妈妈，会照顾我的一切起居。她告诉我这个小镇已经够大了，她无法忍受都市的喧嚣，宁愿在家里养养小狗，喝喝啤酒，看看电视。生活太安逸了，可她却愿意坐在 Mendota（门多塔）的湖边消遣一下午的时间。



匹兹堡是上流社会的富人，她们家是世代的大家族。这个有身份的女人，甜美善良，没有一点架子。她金色带卷的长发盘在头上，穿着高级丝质的长裙和白色的高跟鞋，哼着小曲，手中擦拭着从英国进口的陶瓷碟子。她和金融界大亨的儿子的婚礼就在下个星期，现在的确应该像母亲一样，好好学习如何变成一个好妻子。

武汉，我的母亲，长得漂亮，倔强坚强，虽然有时候疯疯癫癫的，却一点自信都不缺。可能是因为从小到大都吃辣的缘故，也可能是因为夏天 40 度的燥热，她的脾气有时太过火爆。她有话直说，完全藏不住自己的情绪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老是和别人吵起来。她不如南方美人温柔，又不如北方女人豪放，敢爱敢恨的野性也招人喜爱。她打开一瓶啤酒：“来来来！干了！”便一口全部喝完。

东京就是一个年轻的女孩。染了一头紫色的头发，穿着最时尚却有点怪异的衣服。她拉着身边有点女性化的男人撒娇说着“ね？ね？お兄ちゃん？聞いて（喂喂～哥哥，你听我说哦～）”，一不小心就被带进居酒屋。她从小就被这个社会教育，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，可是她心里却叛逆着。她边走边专注地看着手机，一不小心撞到了路上的人，她马上 90 度深深地鞠躬，用快哭了的表情喊道：“すみませんでした！”（实在太抱歉了！）

直到有一天，我走到了纽约的心里。她才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女人。

纽约，这个所有人都向往的城市。电影里、画册里、小说里，纽约总是经久不衰的场景，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在这个被欲望吞噬的都市里，没有什么是你想得到却做不到的。《欲望都市》里说，只有最幸运的人才能来到纽约。也如 Frank Sinatra（法兰克·辛纳屈）的《纽约，纽约》唱的“If I can make it there, I'll make it anywhere（如果我可以在这里成功，我可以在任何地方都能成功）”。

我如游客一般被时代广场绚烂的屏幕迷花了眼。我穿梭于奥黛丽·赫本《蒂凡尼的早餐》里奢华的第五大道。经过华尔街忙碌的证券交易所，也一心想追求一份成就。我瞬间爱上这个光影琉璃的城市，租了一间在纽约下城区的公寓。公寓的门牌号就是“1”——“1 Stuyvesant Oval（史岱文森街1号）”，我的故事就是从“1”出发的。

我以为纽约会像其他城市一样，用自己的方式向我打招呼。可能善良，可能高贵，也有可能火辣。可是一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这个城市无线索可寻。她不如麦迪逊一样照顾我，在耳边时常问候我；也不像匹兹堡的甜美，轻抚我的肩膀；更不如武汉那般爱恨分明。我走在纽约的街上，没有一个眼神的交会，没有一声寒暄。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城市里，完完全全被忽略。我的纽约生活就这么从忽略中开始了。

亲爱的 April，我可以像其他作者一样，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城市里，那些如电影一般绚烂的场景，或是书里面最好听的故事。可是我要分享给你最真实的纽约。

[30%的快乐]

我的难过，我的快乐，一切一切，全都是因为纽约。

来纽约是我的选择，纽约给我渴望，给我憧憬，给我什么都能实现的可能，即使它给我的只是幻想拥有一切的感觉。所以我放弃了安逸的生活，放弃了更好的学校，放弃了小城市的轻松，放弃了家人和男朋友的陪伴，义无反顾地来到了纽约。这个霓虹闪烁的不夜城看上去那么的美丽、让人兴奋，但只有纽约客才真实地体会到纽约不为人知的那一面——孤独、残酷和焦虑。



寂寞孤单如纽约。纽约住着那么多人，但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，没有表情地穿梭在这座水泥钢筋包围的城市森林，带着自己的秘密和心事，走向自己要去的方向。这个城市节奏太快，每个人见缝插针似的奔驰在人与人之间的空隙里。在这个被寂寞吞噬的城市里，我也变成纽约里不例外的“个体”。带着没有表情的扑克脸，穿梭在大街小巷。有时莫名的会经历这些感觉“自己并不存在的时刻”，就像一个人走在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，一个人走进喧闹的夜店，在拥挤的人群中跳舞，又一个人离开。好多人都在我们身边，但又没有人察觉到我们的存在。存在着，又好像不存在着。就是纽约客们的处境。

我这才明白，纽约这个女人，太人情淡薄，只有冷漠才是保护自己的盔甲。

在这个看似绚丽却冷漠的城市里，我总是处于“亚快乐”的状态，虽然过着 30% 快乐的日子，可是无感、低沉却又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。这 30% 的快乐喂养着我细腻的神经，让我可以继续坚持下去。

可能泛滥的情绪加上太多的顾虑和过高的自尊，我自己总是陷入一个死穴。我绝口不提我绝望的抑郁，几乎不向外界发出我需要朋友的求救讯号，就这么自己一个人承受着。因为在纽约，说了也是无用，纠结了自己也麻烦了别人。有时，铺天盖地而来的情绪似乎要冲出我的身体，冲垮我所有的假象和理智，在我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哭过一场后，吞下心里所有的疯狂，冷静地想过所有情节以后，理性地整理一下自己的仪容，第二天继续重复这 30% 快乐的生活。

在别人看来，我住在世界的中心。无可置疑，纽约的确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。可是每个选择都是有代价的。当初我选择来纽约，我舍弃的便是我精神层次的富裕。要想在这个城市里生存下去，就必须忍受寂寞孤单，忍受生活工作的压力，忍受人情淡漠，忍受没有家的概念。我

拥有着世界最好的资源，却失去了太多的人情冷暖。

[爱]

可偏偏纽约这个花心的女人，到处调情。这个城市欲望横流、充满着快餐的恋爱。也许我不擅长随波逐流，格格不入的不愿加入快餐恋爱的群体。这个城市男男女女太多太多，多到让每个本该知足的人变得贪得无厌，每个人都站在挑选的位置，总觉得如果这一个不行，就换下一个，因为还有更多的人可以选择。没有人愿意将就不完美，所以最后大家什么都得不到。

在这个城市里，遇到新的人容易，可是做出承诺却难上加难。当我拿着真心与你交换，有时往往却只是填满你的贪婪。爱这种东西，在纽约好像可有可无，通过几杯酒和几次激烈的吻，女人就可以尝到那些男人的轻浮。有时遇到真正喜欢的，那种爱又如同烟一样，飘忽在你我之间，可有可无，过不了多久就散了。所以，我也开始防备心理越来越重，我害怕伤害，害怕失望，害怕恋爱的结果最终也只是分手，害怕失去带来的无奈和心碎。我改变不了纽约，改变不了快餐一般的恋爱体系，改变不了轻浮的男女，只能改变我自己，我不敢轻易付出，戴着面具待人。纽约，似乎被诅咒过一样套着“单身都市”的枷锁，这种没完没了了一个人的日子似乎永无止境。

[I Love NY?]

我累了，厌倦了这无止境的冷漠。我对这个生性无情的女人歇斯底里地喊道：“Fuck you, New york (去死吧，纽约)!”我摔门就走，带着一走了之的念头，对她竖中指骂着：“New York fucking city, I'm done with you! (纽约，我受够你了!)”于是我逃离了纽约。



可是不在纽约的日子，生活虽说新鲜，却无聊得令人窒息。我开始无聊到咬指甲，无目的地踱来踱去，懒惰地玩游戏，度日如年地打发我的时间。可每当我与旁人谈论到纽约的时候，他们看得见我眼里冒出的光芒。我疯狂地想念纽约的一切：想念肮脏的地铁站，想念门口的热狗摊，想念粗鲁的出租车司机，想念那里的人情淡漠，想念灯红酒绿。我抓住一切关于纽约的线索，念叨着那些人情淡漠。我才发现，我真的深深地爱着纽约，即使她带给我多多少少的痛苦。我发现，我已经病了，得了纽约狂热症。因为纽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，即使最糟糕的那些天都比其他地方最好的日子更有魅力。在这里，我忘记想家的感觉，因为这里，纽约就是你的家。

New York is surely a bitch. (纽约的确就是个贱人。)你怨恨她，怨恨这纽约的人情淡漠，怨恨这纽约的坏天气，怨恨这纽约昂贵的房租，怨恨这纽约的纸醉金迷。当你承受不了这一切的时候，你选择离开，你发誓再也不回来。但是纽约从不曾记得你。纽约只爱最成功的人，也只有最成功的人能留在这里。当你离开的时候，你却也早已不是曾经的那个你，纽约早已留在你的血液里。

我最终踏上回纽约的路，远远地看着曼哈顿岛上大大小小的大厦，看着依然竖立的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楼，我还是无法相信我真的住在这个城市里。I'd rather be singl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than leaving New York. (是的，我宁愿单身孤独一辈子，都比离开纽约来得痛快。)

Dear April, 悉尼也如纽约一样冷漠吗？难道大城市都是如此？

祝一切都好，

Mika

{ From April }

TO BE OR NOT TO BE (是走是留)

2012.06 武汉 阴

Dear Mika,

[故事]

一个人的下午，缩在 Costa（科斯塔）的角落读着你的邮件，恍恍惚惚几个小时就过去了。

你有多久没回来了，这个我们一起长大的城市，你说着那些五湖四海、八面玲珑的故事，可这里的故事却一如既往。

武汉，人们依旧把每天一半以上的热情倾注在早点文化上，冒着白烟的铁皮锅、油花翻滚的炸锅、盖着白毛巾的焖锅，蒸腾出人们行色匆匆却满足的生活景象。到了晚上，这城市总有一万个理由拖着你不回家，雪松路凌晨依旧大排长龙的小龙虾，江边夜夜生辉、人流攒动的 club（俱乐部），把武汉夏夜的浮躁宣泄到极致。这座长江沿线的大火炉，炼狱着我们一辈一辈人骨子里火暴又敏感的性格，我和你也如此，无论在哪，不管对谁，总是容易被激怒也容易原谅。

这个夏天依旧湿热得让人烦躁，天灰得像一堵无边的水泥墙，每一口空气都充满灰尘，行人的脸上全写着“别惹我”。多么熟悉的气息，武汉，这么多年它的本质好像一点也没变。

可它却换了一张皮。

比春笋破土还迅速落成的商业区，藤蔓般爬满地皮的环路和地铁，无数奢侈品牌、国际品牌的高调入驻，以及不断涌入的人流。天哪，每次回来我都会被它的变化震慑，这座以悠久历史著称的江城，真的负荷